



“80后”“90后”一代人，小时候看到最引人入胜的故事，不在电视里。而在一本32开、100页码左右，最初只要几毛钱的杂志中——《故事会》。

但如今，曾经看《故事会》的人很少再提起这本杂志，转而在互联网上听取人间百态。《故事会》曾经的编辑、作者，有的已经离世，有的老去……和这本杂志一样，荣光不再。

今天，你愿意听一听《故事会》的故事吗？

## 故事会

书法家周慧珺题写《故事会》刊名。



说书俑是《故事会》的刊徽。



《故事会》的内容。



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。

## 《故事会》的故事

# 金庸文章曾被退稿

写每个普通人都能听懂的故事

现在不少已过不惑之年的人们，说起“童年阴影”时，不自觉这本《故事会》杂志就成了素材库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宿舍在深夜互讲鬼故事的素材都来自于此。

国内众多悬疑、鬼怪小说中还能看到当年故事的影子，足见其影响之深。

《隐秘的角落》作者紫金陈就曾说，自己的小说借鉴了《故事会》的一

些情节。

最初的《故事会》并不像今天人们形容的那样：一本小镇青年才爱的杂志。恰好相反。它创立于1963年，最初是一本宣教读物。创刊号0.26元的售价，让《故事会》当时的阅读门槛极高。毕竟0.26元在那个年代，是一笔巨款。更不用说当年的文盲率较高，能读懂一本《故事会》的人绝对在当时称得

上“高级知识分子”。

不过《故事会》并没有为了将自己拔高，而放弃更多普通读者。在创立之初，《故事会》心中就只有广大人民。它将“方便口口相传”写进了创刊号的“编者话”。写每个普通人都能听懂、都愿意听的故事，成了《故事会》的初心。

往后的58年，从未改变。

## 金庸是被《故事会》退稿第一人

1979年，《故事会》迎来一次新生。停刊后再次出发的《故事会》，请到著名书法家周慧珺题写《故事会》刊名，并正式使用。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样子。

万事俱备的《故事会》逐渐走向了它的全盛时代。

如今想起其中的故事，脑海中浮现的关键词多数是：爱情、反叛、秘密、穿越。再加上搭配独到的黑白漫画，“猎奇”“通俗”两个词便烙印在读者的脑海中。但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它全然不是今天人们口中“土气”的样子。《故事会》虽然通俗，但不媚俗。

很少人知道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《故事会》就邀请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入驻。这个特别设置的栏目叫“名人故事汇”，主要刊登名人名家所写的故事。

栏目开办的5年多时间里，共有60位作家发表了作品。其中包括金庸、席慕蓉、白先勇、冯骥才、苏童、莫言、陈忠实、陆文夫等。

且《故事会》的编辑们很有“气节”，不受大作家们的盛名影响，该退稿时就退稿。

比如，金庸就是被《故事会》退稿第一人。

“金庸当时接受约稿后，很快就写来了一篇故事。但编辑部收到来稿后，发现来稿和《故事会》的要求不甚相符——金庸的这篇作品用文言文写作，且故事性不强。”

几番挣扎，编辑部还是退掉了金庸的稿子。

没想到金庸先生同意从自己正在写的小说中，抽出一个从未发表的短篇给

《故事会》发表。这个短篇，就是《汝州僧》。《汝州僧》在《故事会》上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还被各大刊物转载。

席慕蓉更是在接到《故事会》约稿后，就一次拿出了好几篇让编辑部挑选。

当然也有天生的“过稿王者”：冯骥才。为了让编辑部挑到满意的作品，冯骥才一次寄来了好几篇故事让《故事会》挑选。结果每一篇都中选了。

那个年代文坛闪耀的群星，都可以在《故事会》中一赏星光。

足可见当年《故事会》的水准其实比我们想象中高。

“通俗但不媚俗，高雅绝不高悬。其每一个故事都来自坚实的泥土，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山花扑鼻的香气。”

《故事会》的格调，便是在编辑与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奠定的。

## 平均350字一个高潮

辛万苦，《故事会》带给我生活的改变。

原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《故事会》已经拿捏住了大众的“从众心理”，懂得给自己做“口碑营销”了。

那个时候的《故事会》编辑部，或许还不知道“碎片化时间”这个词会在2021年成为大家的热门词汇，但却早已知道——“碎片化时间”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得读者的碎片化时间者，得天下。

后来研究《故事会》的论文中这样写道：“每页1000字左右，平均350字一个高潮，每篇故事不过6000字，平均阅读时间为8分钟——它以简约和精炼的篇

幅完美填充了读者碎片阅读的需求”。

如今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分给了短视频、微信，而当年的青年人们，却完整地将其贡献给了《故事会》。

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或许改变了获取故事的渠道：从杂志到了互联网，但最受欢迎的永远是搞笑的段子、曲折离奇的故事、光怪陆离的传闻……这一点从未改变。

谁比谁新潮？时代有更迭，但身处其中的人未必有高下。只不过当年的新新人类们，大多老去，无力再为当年的自己正名。

## 故事一直都会在

如今《故事会》的辉煌，一度极其夺目且持久。这本初创于1963年的杂志，在1985年的时候，曾卖出单期760万册的销量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行本发行的峰值。据《世界期刊概况》统计，1997年《故事会》位列全球发行量第六位。一直到2000年，《故事会》单期的发行量都在400万册左右。在2002年韩国召开的世界期刊联盟亚太会议上，来自中国上海的《故事会》和美国《读者文摘》《国家地理》、法国《ELLE》同台。甚至至今还有人专门研究《故事会》。

如今《故事会》的辉煌在互联网和各种娱乐产业的冲击下早已不在。很多人遗忘了这本杂志，再次提起也是作为童年回忆的一部分。而在大多数人心中，《故事会》早已经和我们的青春一起消失了。身边已经很少有人在读《故事会》，《故事会》早已停刊的消息一直都有。毕竟，盘点年龄，它已经58岁了，差不多是“退休”的年纪。

但显然，它还不打算服老。《故事会》有了“95后”的编辑，也有71岁的老人仍在坚守。

老主编何承伟在2003年庆祝《故事会》创刊40周年大会上说，“故事作为一种口头艺术，将与人类语言共存，只要人会讲话，故事这种艺术就会存在下去。”

《故事会》或许不会一直存在，更难以重现往日辉煌，但故事一直都会在。也别瞧不起《故事会》——这本走过58年的杂志，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跌宕起伏，充满着人生起落的故事。辉煌过，坚持过，一个再好不过的故事。

据视觉志微信公众号